



國用志略有序

大學平天下之道其事有在理財而周禮一書理財居半然古之言理財者必歸節用節之即所以理之也周禮設官制用最詳然所以理其出入者要使無不足於民而已蓋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贏絀家之有餘不足也欲國無不足必先留有餘於民欲民之有餘必征斂不苛欲征斂不苛必量入為出而節儉以為天下先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誠足國之良規享世長久之要道也漢文景世守恭儉以濟斯

民免租之詔史不絕書人給家足至武帝蕭然煩費  
則縣官大空而言利之孔百出幾以危漢隋承周後  
凡周人苛細之征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而減  
租給復又何濶略也然賞賜有功則又未嘗吝財推  
其故惟躬儉約而已及煬帝耗費已盡取民無藝而  
百姓怨叛遂亡隋節儉之益豈不大哉後世為國者  
因時度勢凡冗官之費冗兵之費民間宮室衣服器  
用宴會嫁娶喪葬風俗侈靡之費浮屠老子宮觀齋  
醮之費一一講求裁汰之於國用不無裨云作國用  
志略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以三十年之通量入為出祭用數之飭喪用三年之飭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蓋古者天子專務足民如此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冢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其賦有定制無他取也及其用也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

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  
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此用財有度  
非是式也不在用典凡頒財以式法關市以待羞服  
邦中以待賓客四郊以待芻秣家削以待匪頒邦甸  
以待工事邦縣以待幣帛邦都以待祭祀山澤以待  
喪紀幣餘以待賜予外此則井田之賦祿諸臣丘乘  
之賦供軍賦邦國之貢待弔用九職之貢充府庫則  
常賦也此九者不在常賦之供其貨賄之入也則太  
府受而頒之內府外府藏而待之司會總而計之而  
式法則掌於太宰蓋以道佐君下制有司使不敢擅

供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俾不敢過用論者謂九式均  
財正太宰格心之業大臣事也而內府掌藏貨以待  
邦之大用外府掌邦布則凡有法者供王后世子之  
衣服之用外用取於內內用取於外互相檢飭不得  
便其私也大抵周官理財皆以節用理之漢制大司  
農卿一人掌諸貨幣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凡  
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漢初接秦之弊民  
失作業而大飢饉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  
牛車齊民無蓋藏乃約法省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  
於民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其後

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漕轉山東以給中都官  
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文時賈誼說帝曰積貯者天下  
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令甿民歸農  
皆著於本則蓄積足矣帝感誼言躬耕以勸百姓節  
儉以先天下終帝之世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  
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台召匠計費百金  
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何以臺為身衣弋綈足  
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民人樂業至武帝初民  
則人給家足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特  
北者擯而不得聚會武帝因富溢驕侈外事征伐內

興土木神仙封禪耗費百端府庫既竭乃募民入奴  
婢得終身復入財為郎又令買爵贖罪造皮幣白金  
置鹽鐵官算輶車緡錢榷酒酤而東郭咸陽孔僅桑  
弘羊言利事析秋毫矣弘羊置平準京師盡筦天下  
物賤買貴賣令賈人不得牟大利焉是時漢財用之  
司凡三所大司農少府水衡大司農國家帑藏也水  
衡少府人主私蓄也時尚捐內帑供軍國不以外府  
娛耳目其制雖異於周官內府外府而出入有分別  
不混用濫費焉隋文帝開皇時盡罷周之酒榷鹽禁  
市稅所仰止賦稅然給復江表免諸州租賦及宇內

無事益寬徭役又詔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  
免其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當是時營繕征伐未  
嘗廢賞賜有功一無所惜平陳行賞費三百餘萬段  
費用如此而殷富史氏推其故以為帝躬節約故也  
乘輿供御有缺者隨令補用食惟一肉有司嘗以布  
袋貯乾薑蘊袋進香則以為費大加譴責及煬帝戶  
口益多富甚乃極意奢淫征伐巡遊不息天下怨叛  
而隋亡矣唐制戶部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  
賦役蠲免優復之事二曰度支掌物產豐約之宜水  
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

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  
祿糧倉廩之事其取民也授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以  
租庸調其用也有節蓋畜兵有府衛故兵雖多無害  
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周官之制亦  
可為經常法云太宗銳意恤民事從儉約數年米斗  
四五錢外戶不閉行數千里不齎糧嘗一歲斷獄死  
罪一十九人此其效也玄宗開元初勵精求治海內  
富實其後浸驕佚樂女寵橫行用不知節兵冗官濫  
為之大蠹而賞賜逾侈則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用  
事矣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之徒爭事暴

白田文集 卷八 五  
歛帝遂視金帛如糞壤諸貴戚進食爭豪侈帝使姚  
思藝為檢校進食使凡一餐費中人十家之產及安  
祿山反帝出奔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不得食民獻  
糲飯雜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立盡猶不飽命軍士  
散村落求食困窮極矣亦其理也肅宗籍江淮富商  
訾謂之率貨第五琦請置稅庸使既而賣告身度道  
寺僧尼募商賈助軍而民困兵盜鬻糶為糧德宗初  
任宰相崔祐甫力行節儉歲省萬計生日四方貢獻  
皆不受藩鎮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疋悉歸度支  
代諸賦時諸費皆取辦劉晏晏多機智食貨之權悉

制在掌握又善於用人而理財以養民為先戶口蕃  
息財賦至千餘萬及楊炎廢租庸調立兩税法歲斂  
錢上供益多民力未寬而朱滔田悅等叛用益不給  
而帝專意聚斂諸道進奉不息間架陌錢諸征無藝  
涇原兵反出奔奉天于行宮貯貢獻曰瓊林大盈陸  
贄疏請去之而裴延齡用事延齡益廣鉤距取宿姦  
老吏與謀以固帝幸肆騁譎怪及延齡死而人相賀  
憲宗時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計方鎮不申戶口外  
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之兵仰給縣官者三分  
增一而皇甫鎛程異以勾剝負羨財及唐末征斂益

急人皆思亂盜賊起而唐亡宋沿五代之治置三司  
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宋初貢  
賦悉入左藏及儲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別為內庫號  
封樁蓋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  
司故其費寔多自周以後歷漢唐之制宋為特異矣  
則以建都汴梁四戰之地兵不得不聚費用不得不  
多故也然太祖太宗愛民惜費故養兵雖多而不為  
民病真宗時丁謂著景德會計錄上之林特繼為之  
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  
耗蠹縣官之費數倍於昔民稍縱侈而上下始困矣

仁宗承之經費寢廣天聖初首命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自祥符天書出齋醮糜費甚衆至是大裁損又減京師營造內外宮觀清衛卒工匠時節之賜冊寶之飾皆省有司言利輒擯不取民有疾苦縱舍無所愛貢獻或罷之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至寶元陝西用兵縣官費益廣於是議省冗費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裁賜予自西兵久不解歲費彌有所加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財益絀范鎮疏曰古者冢宰制財用令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

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  
寬財制國用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  
財利與三司量出入則民少寬神宗尤先務財王安  
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司馬光曰天地所生  
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害甚於加賦此  
桑弘羊欺武帝之言然帝堅任安石遂立制置三司  
條例司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  
馬方田相繼並興號為新法而天下騷然矣元法  
一本於寬大率以愛民為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仁宗  
嘗曰剝民奉君猶割肉以充腹也朕欲營一殿鑒秦

而止由是二十年間公私富足明初倣周六典設官  
戶部尚書佐以侍郎掌天下人民戶口財賦之事而  
其屬十三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量煩簡帶領直  
隸府州司分四科科設郎中員外主事而統於卿貳  
外設布政司統府州縣而掌其財賦行鹽地則有轉  
運司產馬則有苑馬寺而歲遣御史巡視關稅則戶  
部委官收其課天下賦銀歸太倉銀庫穀歸太倉漕  
糧京通二倉臨德淮曹四倉皇城内則設承運天財  
廣積甲乙丙丁戊字等庫此周之外內府也洪武時  
近臣言理財太祖曰為君以養民為務重為徵斂誰

不怨咨也自此歷永樂洪熙宣德宇內晏然百務崇  
簡經費少而上皆儉約國用有餘自正統後邊患漸  
興寇盜屢熾出兵煩費矣又爵賞日濫府庫為虛成  
化時彰韶言國初設官有數今數倍矣宗戚有限今  
親疎日益矣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賓貢有節今  
四譯繹絡矣歲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上用儉朴今  
百度侈麗矣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書籍少刻今  
版行猥濫矣牌坊少監今街衢充斥矣士風淳質今  
人情好奇矣此皆所以害財也弘治間庫藏不充則  
大臣勤以為言而上亦加意裁減及正德則宦官日